

儒学与越南文化性格

□[越]阮玉诗 著

摘要:越南被视为汉字文化圈中一个国家,其文化由本土文化及外来文化融合而成。外来文化的来源主要包括中国、印度、法国、俄罗斯、美国等,其中越南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中,最主要的是儒学。儒学对越南的政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儒学在越南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地被越南本土的阴性文化所影响。总的来说,中国的儒学与越南的本土文化在性格上存在着差异,两者曾发生过矛盾和冲突,但后来互相接受、互相补充和融合,最终形成了越南文化的现代面貌。

关键词:儒教;文化性格;本土文化;外来文化;融合;阴性;折射

作者简介:阮玉诗,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文化学系讲师。

一 越南传统文化性格及儒学的特征

(一)越南传统文化性格

越南位于中南半岛东岸,人口 8600 万(2009 年),共有 54 个民族,其中越人占全国 80% 以上。越南北部地区(红河—马河三角洲及周围地区)的文化主体是越族(也叫京族),其属于越—芒语族,由古代百越民族、孟—高棉各族以及澳大利亚人种、南岛人种、掸傣先民、汉族等融合而成。古代越人选择红河—马河三角洲作为居住地,其经济类型以水稻农业为主,建立了定居村落,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等都与农业紧密

相关。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越南文化经历了三个主要文化时期:(1)古代骆越本土文化形成时期(从上古至公元前后),(2)与中国、印度文化竞争及交流期,其中跟中国文化的交流最为深刻(从公元前后至今),(3)与西方文化的交流期(从十五世纪至今)。

越南文化属于传统东南亚水稻农业文化类型(见表1):

表1 东西文化类型的区分

文化区域	越南及东南亚其他国家	中间地区	西方
按经济划分的文化类型	水稻农业的文化来源	干旱农业或游牧的文化来源	游牧的文化来源
按本质划分的文化类型	注重静	中间类型	注重动

越南文化是由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热带气候、河流丰富的生活环境,(2)古代越人采集农业文化的注重静的特性,(3)主要经济类型是水稻农业。

越南的阴性文化实际上也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的儒学以及西方文明。儒学与越南本土文化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儒学通过本土化,融入到越南文化之中。

越南文化专家陈玉添(Tran Ngoc Them)曾经归纳了越南传统文化性格的五大特征:共同体精神、爱好和谐、倾向于阴性、综合性及灵活性。

1. 共同体精神

越南是农业国家,水稻农业是其基本的经济方式。农业的季节性、抵御灾害、社会保护等方面的需要造成了越南以村落为主的定居方式。村落生活的聚居性使得越南人注重共同体关系,这表现在越南文化性格上即是注重共同体精神和普遍的社会民主传统。然而共同体精神的强调也导致了诸如轻视个人价值(因此缺少竞争力)、依赖性、社会拉平性、地方宗派思想等不利的影

2. 爱好和谐

越南农民自古就有两分两合的思维(dualism),这种思维后来发展成为阴阳说(也有人认为阴阳说源自中国北方)。对越南人来说,阴阳和谐不止是大自然的基本规律,也是人生及社会的本质。因此,越南人总是试图保持一种平衡、避免过度的状态。西方学者尼尔·贾米森(Neil Jamieson)曾指出“越南传统文化、社会组织以及越南人的态度往往显示了阴阳平衡的重要性”。

虽然阴阳要平衡,但在历史上,也会出现阴阳失衡的情况:有时阳胜于阴(特别是儒学传入之后),有时阴胜于阳。当阳性上升的程度过大时,阴性部分会产生回应,最终使得阳性部分下降到原来平衡的程度,以此维持越南文化性

格中的温和性。

3. 倾向于阴性

阴阳和谐是理想的状态,然而热带气候决定了阴性是越南主要的经济类型,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越南文化性格更倾向于阴性。例如越南人的友好态度、对女性的尊重等。不过,阴性的文化性格也使得越南人表现出慢性子、缺少敏锐的头脑、过分注重感情、不太注重理智等缺陷,这些不利的因素也阻碍了越南现代社会的发展。

4. 综合性

农业生产要求越南人掌握诸如天气变化等多样信息,而越南的文化历史培育出了越南文化性格中的综合性特征。例如,越南并不是任何宗教的发源地,但是在越南却存在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宗教信仰。另外,越南还对宗教进行了融合,创造出许多新式的宗教,例如由佛教—基督教—祖先崇拜组成的高台教(Caodaism),佛教—祖先崇拜融合成的和好教(Hoahaoism)等。越南人的综合概括能力较强,善用辩证思维,然而越南人在现代科技所需要的分析能力上显得有些欠缺,因而导致了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较少。

5. 灵活性

村落式的农业生活组织方式使得越南人需要有灵活的头脑,在思维方式、生活习俗及对大自然和社会的态度与行为等方面,越南人展现出了对环境的高度适应能力、良好的创新能力。然而随意性、遵守法律的精神的缺失也是由灵活性导致的问题。

(二) 儒家文化的特征

儒家文化产生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社会混乱、人民贫困。在这种局面下,诸子百家各自寻找平乱之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文化等都得到了传播。其中儒家文化强调教育人才、培养“君子”、通过人才来教导和管理天下。

表2 越南本土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比较

特征	越南文化	儒家文化
文化本质	倾向于阴性	倾向于阳性
行为的态度	注重感情	以仁治(德治)为主,后来改成法治(阳德阴法,注重理智)
空间的视觉	村落式的视觉(乡土文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下”视觉
女性的角色	尊重女性	男尊女卑
民主性/尊卑性	注重集体民主	注重尊卑性
阶层性质	民间	官方

由表2中内容的对比可以看出,越南传统文化与儒家文化在文化性质、内容以及形式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然而,自儒家文化传入越南后,其深深扎根于越南文化之中,满足了越南社会的需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 越南接受儒学的原因

儒学作为外来文化,正是符合了越南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才最终被越南所接受,并被奉为国家的正统思想。

(一) 思想统一的需要

早在越南本土文化形成时期(自上古至公元前),越南社会主要依靠乡约作为社会运行的规则。公元前7世纪到3世纪,越南古国文朗国—瓯骆国缔造了灿烂的东山文化(Dongsonia),当时社会思想的基础依旧是朴质和粗略的,其通行的“国法”即是各种乡约的总和。可以说,在古代的越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社会思想。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了包括古代越南在内的岭南地区,设置了桂林(今广西北部)、南海(今广东)、象郡(今广西东南和越南东北)三郡。随后秦始皇属下大将赵佗占据南海郡,成立了南越国,其随后又侵入了当时越南的瓯骆国。公元前111年,西汉军队平定了岭南地区,在越南北部地区建立交趾郡(后分为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开始正式管辖越南地区。由此越南开始与中国儒家文化发生了接触。

中国官员使用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正统思想,用以统治及同化越南地区。因为越南本土文化与儒家文化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彼此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两者在初期接触时发生了矛盾和冲突,表现就是中国官员与越南民众之间的冲突。相反,公元2世纪,道教、佛教的传入却受到了越南大众的欢迎,因为这两种文化所倡导的内容更符合越南本土文化的性格。但是,越南对于儒家文化并不是一直持排斥的态度,越南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及官员也逐渐理解并开始接受儒家文化。

938年,越南独立,建立了大越国(Dai Viet)。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李(Ly)、陈(Tran)、黎(Le)相继建国,共同构建了大越文化,奠定了现代越南文化的重要基础。越南在李朝和陈朝,佛教被奉为国教,但儒家文化也有自己的地位。按照中国台湾学者陈文团的观点,这两个朝代之所以自愿接受儒家文化是因为它们需要一个正统的、有效的政治社会思想,而佛道儒这三种文化中只有儒家文化才能满足这个要求。

第一,从“强迫性文化交流时期”开始,儒家文化曾经在一定程度上被“越

化”。例如当时中国的官员士燮(Sy Nhiep)(137—226)就对“越儒”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大越国的管理需要人才,而由儒家文化衍生出的科举制度正符合大越国的需要,越南的教育也离不开儒教。第三,各个封建集团需要培养属下臣民的三纲五常,需要教导他们“克己复礼”的精神以维持统治。第四,儒家文化有助于社会的安定,巩固统治者的政治权力,维持社会的尊卑秩序等。较之于佛、道、本土信仰,儒家文化更具有优势。

(二) 国家组织运行的需要

大越国各封建集团面临着国家的形式确立、国家机构的设立、国法的构建、国家运行等重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大越国的发展历史中并没有经验可循。

而在中国,儒学通过朱熹、程氏兄弟等改造而形成了新的理学,与汉唐儒学相比,程朱理学因为接受了佛、道以及社会思想而更具有社会时代性。儒学巩固了宋朝的国家政权,这引起了大越国的关注。李陈两个封建集团虽然仍旧奉佛教为国教,但它们选择将儒学作为国家组织运行的思想工具。大越国李朝在1070年设立文庙以祭祀孔子及诸位中国和越南名士,1075年成立了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李朝还第一次组织了选拔人才的儒学考试。到15世纪,黎朝将儒学作为国教,大力加以提倡。从此儒家文化正式进入越南的文化核心,成为全国的正统思想,这是越南儒学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三) 培训人才及振兴教育的需要

佛学和道学虽然也提倡培养人才,但是它们更多地主张出世、强调心灵生活,而一个完善的社会需要治世的思想,儒学正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同时作为一个专门培训人才的学说,儒学主张推行正统教育事业,其在教育方面具有以下几点优势:(1)师生对话的教学方法(也叫Socrates法),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及独立思维;(2)注重实践,避免了理论和实践脱离;(3)更新知识的能力,主动寻找知识,坚持独立性。

儒学在培养人才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符合越南振兴教育事业、培养人才的需要,因而受到了越南的欢迎。从13世纪中叶的陈朝开始,越南按照儒家文化的原则,系统化、规范化地建立了越南的教育以及科举制度。陈朝在1422年之后,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甚至短暂的莫朝(Mac Dynasty)(1527—1592)在65年之内也举行了22场考试。直到19世纪的阮朝(Nguyen Dynasty),因为西学的巨大压力,科举制度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终止。

儒学为越南培育了大量的人才,譬如阮廌(Nguyen Trai)、梁世荣(Luong The Vinh)、阮秉谦(Nguyen Binh Khiem)、阮与(Nguyen Du)、吴士莲(Ngo Si Lien)等。

(四) 完善民间文化的需要

越南的上古文化是民间文化,它是越人在实践生活中创造出来,并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保留下来。这一文化与日常的农业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其朴素简单却又包含着深刻、宝贵的民间智慧。

越南的民间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深深影响了越南人的思维和生活。然而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只依靠民间文化来实现,而且民间文化也不足以支撑起整个社会思想。因而国家接受其他古典文化来对民间文化进行完善,佛教、道教都曾经对越南的民间文化进行了完善,而儒学也可以对越南的民间文化加以补充和完善。

三 儒学与越南本土文化的相互影响

儒学在传入越南之后的发展过程中,与越南的本土文化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

(一) 儒学对越南本土文化性格的影响

1. 对于社会思想的影响

一方面,越南文化性格中的共同体精神孕育出越南的集体民主性传统,而儒学的传入给越南社会带来了尊卑性,同时儒学宣扬的三纲五常为越南本土文化补充了个人竞争的价值。佛教与道教丰富了越南的精神文化理论系统,而儒学则完善了越南社会生活层面面的价值判断。

另一方面,儒学补充了越南社会发展所需的阳性因素,使得社会趋于阴阳平衡。西方学者尼尔·贾米森(Neil Jamieson)指出“越南(文化)是在阴性的基础上形成,但它在历史发生过程中,有很多时间是趋于阳性化的”。儒学为越南本土文化带来了科学分析的思维,也为越南本土文化提供了“改进”的机会,诸如平均主义、不遵守规则这样的不良习俗因为儒学的推广而逐渐减少。

2. 对于政治的影响

越南先民在尚未接触汉文化时,就已经建立了文朗国(Van Lang)以及瓯骆国(Au Lac)。中国学者曾昭璇将文朗国称为骆越国,认为骆越国是整个岭南地区规模最大、组织最完整的古国。文朗国首都是迷灵(Me Linh)(现属越南富寿省),其国家结构“比较完整”,包括骆王、骆侯、骆将、官朗、骆民等社会阶层。然而,按照许多作者的评价,文朗国仍然处于部落联盟时期,因为其社会性质保留了许多部落联盟的残余。

儒学以及依托于儒学建立起来的组织及管理体系,帮助越南构建起了相对完善的封建国家系统。10世纪以后,大越南各朝代均模仿中国的机构设置以及

管理运作方式来对越南进行统治。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越南对于中国的各项制度以及运作原则并不是照搬,而是进行了本土化,使其更符合越南的本土特点。同时,中国台湾学者陈文团也指出越南人接受的是经过朱熹、程氏兄弟改造后的理学而非传统儒学,因而可以说越南儒学更具有实践性,其将保护封建集团及其政治利益作为自己最大的意义。

大越国时期,儒学影响的范围不断扩大,越南的国家机构也趋于完善。李朝只设立了两个部门——刑部和吏部,到陈朝时增至刑、吏、兵、户四部,而到15世纪的黎朝,越南已经完整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同时各部的功能也更为健全。按照许多学者的评价,大越国在黎朝时已经是东南亚地区国家机构最完整有效的国家之一。

3. 对于教育事业的影响

在儒学传入越南之前,越南先民曾经使用过一种蝌蚪文字,其文字系统涵盖有限而且缺乏科学性。另外,越南的民间文化、生产生活经验等知识主要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播,这对于越南自身的发展很不利。

公元前,儒学传入越南,汉字的普及方便了越南民众对于信息的传播,而且儒学倡导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其完整的教育体系以及先进的教育理念为越南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陈朝中叶开始,科举制度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科举考试制度使得越南社会有了向上层晋升的通道,使得越南人人拥有同样的机会,通过熟识圣贤之道而入仕为官。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儒学在越南历史上主要是辞章儒学(也叫科举儒学)。越南大部分的读书人阅读“四书五经”是为了考取功名,只有一小批真正的儒士认真钻研儒学理论,并结合越南的特殊性,对儒学进行改造,推动建立越南的儒学即“越儒”。

4. 对于艺术和文学的影响

如同汉字文化圈的其他国家一样,儒学深刻影响着越南的传统艺术和文学。儒学为整个东亚构建了同一种类型的文学艺术传统,形成了同一种体系、同一种观念、同一种美感、同一种标准。

越南的古典艺术受到了儒学深刻的影响。以雕刻艺术为例,大越国的邻国占婆(Champa)、吴哥(Angkor)的雕刻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非常发达,但越南的则很不一样,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看,只有松竹菊梅四君子、龙鳞龟凤四灵、八仙过海、百花齐放、马到成功等几种吉祥图案。

越南民间的传统戏曲艺术的发展也深受儒学的影响。“歌唱无类”是越南历代封建集团的共识,所以戏曲艺术在越南一直比较发达。但是随着儒学的传入以及影响的扩大,越南民间传统的戏曲艺术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许多珍贵的

作品逐渐消失。这种情况直到 20 世纪初儒学的影响消退,民间传统的戏曲艺术才慢慢恢复。

越南的民族节日也受儒学的影响而发生了变化。例如越南先民在还没有接触到儒家文化时,与中国的壮族、傣族等各族一样,庆祝一年一度的“三月三歌舞节”,但是后来其逐渐演化成了具有浓厚中国意味的寒食节。

越南文学的发展也受到了儒学真善美观念的影响。文学具有教化功能,可以起到教育世道、人心,提高道德修养的作用,越南人称之为“演心成文”。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越南名贤阮劝(Nguyen Khuyen)、潘把珠(Phan Boi Chau)等都推崇文学的教育意义。15 世纪黎朝的圣宗皇帝(Le Thanh Tong)曾设立骚坛(Tao dan),招募了二十八宿进行文学创作,但是规定了创作内容不能超过儒学的范畴。

在越南封建时代,古典文学与民间文学是共存发展的,不仅是古典文学,甚至民间文学的发展也受到儒学深厚的影响。从民间文学中龙的形象的演化就可以看出儒学对越南民间文化发展的影响之深(见图 1—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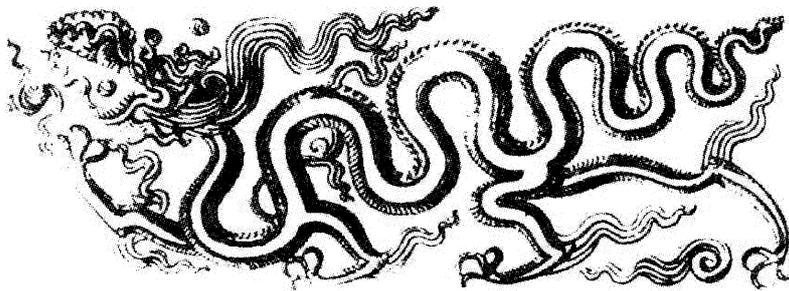


图 1 11 世纪的李朝,民间文化崇尚佛教的龙,其特点是婉转,温柔



图 2 13、14 世纪的陈朝,儒学得到了巩固,因而从陈朝的龙可以看出其头部形象受到儒学的影响,而尾部依然保留着佛教龙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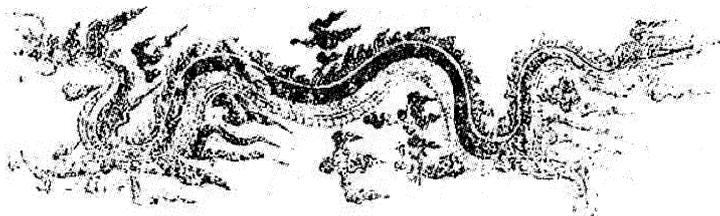


图3 15世纪的黎朝,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龙的形象完全儒家化,民间的特点几乎完全消失

(二) 越南本土文化性格对儒学的影响

儒学在对越南的本土文化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越南文化的影响,出现了“越化”的现象。越南学者潘玉(Phan Ngoc)分析了儒学受越南文化影响的原因,提出了运用四个视角来考察儒学的本土化(越化):(1)国家视角,(2)村落视角,(3)东南亚传统文化视角,(4)历史身份视角。

1. 国家视角:忠君—爱国

儒学要求臣民对君主要忠贞,对国家要挚爱。越南人将其进行了具体化,忠贞就是要忠贞于越南的统治者,臣民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国家。15世纪,胡氏政权的大将陈元旦(Tran Nguyen Dan)的外孙子阮廌(Nguyen Trai)为反抗胡家和陈家集团,前往南方投靠黎利(Le Loi)。因为在他看来,只有服从黎利才是对国家有利的行为。所以,儒学的“忠”在越南被赋予了“忠于君—爱于国”的具体含义。对于“孝”,越南本土文化也对其进行了改造,将其区分为大孝和小孝——小孝是家庭之道,大孝是祖国之义。

2. 村落视角:民间—儒学并存

村落是越南最基本的社会单位,村落文化在越南人的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而中国的基本社会单位是家族。越南民间文化中的祖先崇拜、各种民间风俗和集体活动、民间祭祀传统等都凝聚于村落这一社会单位之中。每个村落就是一个完整系统,其结构完备:各村都有各自的城隍,有各自的祖亭、乡约、规矩。因而有学者指出,在越南不是只有一个越南,而是有成千上万个越南,因为每个村落就如同一个国家。

越南浓厚的村落文化推动了儒学的变化,使得越南的儒学更重视“仁”,强调与他人之间的情谊、对待他人的态度、对待国家的热爱。

3. 东南亚传统文化视角:阴性化倾向

东南亚地区的传统文化以阴性为主体,注重繁育、尊重女性,这在东南亚各国的民间文化中都可以找寻到痕迹。而儒学自中国传入后,在东南亚这一阴性

的环境中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儒学阴性化表现在于:第一,儒学与佛教的平衡。越南在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某一种宗教独尊的情况,大越国时代李陈两朝信佛,在全国修建了众多的寺庙,15世纪的黎朝(尤其是黎圣宗时代),虽然国家将儒学树立为正统思想,帝王也颁布了一些禁止建筑寺庙的法令(因为要用这些资金来修建文庙、文府),但各朝皇后、皇妃却都建筑了寺庙,重修了原有的祖亭、神府。从这可以看出,儒学虽然具有巨大的影响,但是在越南阴性的文化环境之中,发生了适应性的改变,体现出宗教融合的特征或是宽容性的特点。

第二,对女性较高的评价。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女性的地位一般比较低。她们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被视为是男性的附庸和软弱的代表。然而在越南,虽然儒学被奉为社会的正统思想,但是女性仍然拥有较高的地位。当时的国法——《宏德律》就有许多保护女性的规定,而越南的民间也存在着“一群男人值钱三块,一个女人要三百”的说法,更是证明了在越南人心中,女性拥有着更高的地位。

女性地位在越南之所以如此崇高,原因就在于东南亚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生育崇拜。女性因为是繁殖的象征,所以才受到社会的推崇。在中国,儒学的纲常伦理造成了男尊女卑的不公平现象,而在阴性文化背景下的越南,儒学虽然仍旧被作为维持社会运转的规则,但是女性却拥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

4. 历史身份视角:走向和谐状态

越南是一个小型国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为了国家的独立要“谦让、忍受”的性格。西方学者布兰德利·沃麦克(Brantly Womack)曾在《中国与越南:不平等的两个国家》(*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一书中指出,越南虽然在历史中承受着中国的压力,但其仍然保持住了自己的特色。

儒学传入越南后,其在阴性文化的影响下,发生了“越化”以更适应越南社会的需要。然而,阴性文化对儒学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晌。

儒学在中国和日本经常得到革新,然而在越南则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中国儒学自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之后,在汉、唐、宋等朝都受到了名家大儒的改进和创新,形成了新儒学(Neo-Confucianism)。后来虽然因元、清的统治导致这种儒学革新速度的降低,但是在明朝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名士依然对儒学进行了发展,创立了心学。同样在日本,自中国回国的日本留学生一直以创新的态度对待儒学,积极地对儒学进行改进,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从而实现了日本走向现代化。

越南学者陈国旺曾指出,“越南传统的以儒学为基础的君主制度早就显示出了其是一种落后的政治社会文化组织模型,它压制了社会生产能力的发展,

将官僚机制固化在村落体制上,被动地保持着11世纪引进的宋代儒学的原则”。

越南对于儒学并没革新,只是被动地接受、运用和适应。虽然13世纪陈朝的陈明宗、陈毅宗等主张“不模仿唐宋”、“本国要有自己的法度”,但实际上他们还是照搬了宋代的儒学规范。陈朝大司徒陈元旦就曾经在—首诗歌中感叹:“汉唐二宋又元明,例设词科选俊英。何似圣朝求实学,当知万世绝讥评。”甚至到了15世纪的黎朝,太祖黎利在打败明朝军队之后仍然维持了宋儒独尊的地位。日本学者Zenryo Tsukamoto认为“跟朝鲜、日本相比,越南人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儒教”。而中国台湾学者陈文团也分析指出,“越儒”最初就是由中国官员主动设立的,而越南人只接受所需要的东西,所以“越儒”并不是一种完整的儒学,加之越南本土文化的特殊性格,使得越南儒学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儒学有着较大的差异。

四 越南儒学在汉字文化圈中的地位

越南的儒学与中国、日本等国的儒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越南儒学的差异性所在。

(一) 与中国的儒学相比

越南著名学者陈文富总结了越南儒学较之中国儒学的几个不同点:

1. 中国正统儒学把“三纲”中的君臣关系作为社会生活的中心,而越南人综合性的文化性格却倾向于将所有社会关系放在一起考虑,认为君臣关系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是同等重要,因而越南儒学在强调忠君的同时也强调爱国。

2. 在“五常”中,中国提倡“仁、义、礼、智、信”五德,越南在提倡五德的同时更为注重“义”,同时越南还将“义”进行了深化,提出了“大义”,认为“大义”就是“国家独立”。

3. 越南人特别崇尚英雄主义,更为注重“勇”。

4. 中国的儒学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要求,而越南放弃了“平天下”这一要求,加入了重视村落文化的“化乡”,使得越南儒学的修养要求变成了“修身、齐家、化乡、治国”。

5. 中国的儒学更多的是提倡“顺从天命”,而越南的儒学则鼓励“自力更生”。

(二) 与朝鲜半岛的儒学相比

越南与朝鲜半岛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具体请参见表3:

表3 越南与朝鲜半岛之地理、历史、人文的综合比较

	越南	朝鲜半岛
地形	70% 山区,30% 平原,山区—平原区别明显	70% 山区,分布全半岛(山区—平原混合)
立国传说	葫芦,卵生传说	天子传说
种族特征	多民族	绝大部分是朝鲜族
文化主体	属南亚—百越的越族(京族)	属阿尔泰—蒙古的朝鲜族
文化特征	阴性	阴阳并存,倾于阳性
社会历史环境	两者大体上相同,包括三大时期:本土文化形成时期, 跟中国的文化交流时期,跟西方的文化交流时期。	
	汉唐统治时间长,近千年	汉属时间短,本地文化连续发展
	与西方交流开始早,但效果不佳	与西方交流开始晚,但更有效
文化本质	注重静(单纯水稻农业文化)	中间类型(农牧并存)
思维认识	高级综合性思维,注重感情,看重关系	倾向于分析思维,感情与理智双全

从上面所列举的数项对比可以发现几个特点,如表4所示:

表4 越南与朝鲜半岛文化性格比较

	越南	朝鲜半岛
相同	农业文化传统	
	注重感情	
差异	村落式的民主性	家族的尊卑性
	灵活性	原则性
	包容性	仇恨性
	慢性	敏捷
	中等的劳动态度	高度的劳动态度

越南与朝鲜半岛在社会历史环境上有着相似性,因而有误解将越南与朝鲜半岛视为同样的文化性格,这带来了很多问题。越南改革开放以来,各国投资者来越投资,投资者跟当地工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冲突,而这些矛盾和冲突往往发生在韩国的工厂。原因就在于双方主观认为彼此之间并无文化上差异,因而没做好心理准备,导致实践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所以说,越南虽然与朝鲜半岛在社会历史环境上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两者在种族和文化来源上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因而形成了差异性较大的文化性格。

(三) 与日本的儒学相比

越南与日本的差异性如表 5 所示:

表 5 越南与日本接受儒学情况比较

	越南	日本
交流的性质	强迫性(公元前后至 10 世纪);自愿性(11 世纪以后)	自愿性(特别是中国唐代)
交流的态度	大体上被动,低度的主动	高度的主动
儒学教育	科举儒学(辞章儒学)	自由儒学
儒士成分	亲士—农民儒士	武士(samurai)
儒教本质	义	忠/勇

越南学者段黎江的研究表明,越南的儒学与日本的儒学在社会历史条件(跟中国、西方的文化交流)上具有相似性,但是和朝鲜半岛一样,越南与日本在种族及文化来源上存在着不同,使得越南与日本在文化性格上产生了差异。越南学者潘文阁(Phan Van Cac)针对这一问题指出,“日本对待儒学是主动地接受,发挥其功能与价值,朝鲜半岛和越南则在接触儒学的初期持一种排斥和抵制的态度”。最终,日本的儒学实现了与现代化的沟通交流,特别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快速走向了现代化。而越南“在 19 世纪与法国文明接触时,以儒学为基础的君主体制文化在与法国文明的交流中显得力不从心”。

表 6 对整个汉字文化圈的儒学文化进行了简单的比较:

表 6 汉字文化圈中各国儒学文化的比较

	越南	中国	朝鲜半岛	日本
文化类型	阴性	中和(南阴北阳)	阳胜于阴	阳性为主
跟儒学之关系	强迫性及自愿性的接受	儒学之乡	强迫性及自愿性的接受,但强迫性交流时间短	自愿性的接受
接受儒学的态度	多被动		多主动	完全主动
儒学教育之性质	科举儒学	科举儒学与义理儒学	科举儒学与义理儒学	自由儒学
儒士成分	文士为主	文士武士双全	武士生于文士	武士为主
儒教本质特征	义	国家的忠,家族的孝	顺,敬	忠,勇

结 论

中国的儒学传入越南后,为越南本土的阴性文化补充了极为重要的文化因素。但由于两种文化在根源、形式、内容上有所不同,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随着越南历史的发展,中国的儒学与越南本土文化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两者各自调整、互为补充,最后融合为一体,构建了越南文化。

儒学对越南封建社会思想体系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其推动了越南国家组织的构建、国家管理的运行、国法的制定、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越南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

同时,在儒学传入越南后,其自身的原则因为受到越南本土阴性文化的影响而发生了转变,走向了阴性化发展的方向。

与朝鲜半岛、日本相比,越南是以被动的态度接受儒学,由于文化性格中固有的综合性思维的阻止,使得越南的儒学经历了两千多年而几乎没有发生改变,还保留着宋儒的原则,并仍旧在村落式的越南文化体系中发挥着作用。

儒学的传入将越南带入了东亚汉字文化圈。经过两千多年的冲突、纠正及融合,儒学和越南传统文化互相渗透,互相补缺,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越南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加了解中国文化,对儒学(汉学)的研究也更有经验。越南是东南亚地区不可缺少的部分,越南的儒学(汉学)也是东南亚地区儒学(汉学)的组成部分。从越南儒学发展历史中总结出的经验对整个东南亚地区儒学发展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a. 越南文参考文献

1. Tsuboi Yoshiharu, *Nho giáo' Trung Quốc, Nhật Bản, Hàn Quốc và Việt Nam* (《中国、日本、韩国及越南的儒教》), 段黎江译, Doan Le Giang dịch (từ *Lịch sử và tư tưởng của khu vực văn hóa chữ Hán*, Tokyo: Đại tu quán thu' đ iếm xuất bản, 1992).

2. Tran Quoc Vuong (陈国旺), *Nho giáo và văn hóa Việt Nam* (《儒教与越南文化》), Nxb Văn hóa dân tộc (河内:民族文化出版社), 2000年.

3. Tran Ngoc Them (陈玉添), “So sánh tính cách văn hóa Việt - Hàn” (越南韩国文化性格比较研究), Bài viết tham gia Hội thảo quốc tế Việt Nam - Hàn Quốc

tháng 2 năm 2010, Đà Lạt (《越南 - 韩国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大叻大学), 2010.

4. Tran Ngoc Them (陈玉添), *Tìm về bản sắc văn hóa Việt Nam* (《寻找越南文化特色》), Hồ Chí Minh (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出版社), 2004.

5. Doan Le Giang (段黎江), *Nho giáo Nhật Bản và Nho giáo Việt Nam* (日本儒教及越南儒教), http://khoavanhoc-ngonngu.edu.vn/hom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52%3Anho-giao-nht-bn-va-nho-giao-vit-nam&catid=72%3Ahi-ngh-khoa-hc-han-nom&Itemid=146&lang=vi.

6. Ha Van Thuy (何文垂), *Nhìn lại về Sĩ Nhiếp* (再谈士燮), http://violet.vn/namchung0879/entry/show/entry_id/3549836.

7. Kim Dinh (金定), *Sứ đ̣iệp trông đồng* (《铜鼓的使命》), An Việt San Jose tái bản (San José: 美国安越出版), 1999.

8. Le Anh Dung (黎英勇), *Con đ̣u'ng tam giáo Việt Nam từ' khô'i nguyên đ̣ên thê kỳ XIX* (《从开始到十九世纪的越南三教之路》), 胡志明市出版社 1994 年版。

9. Phan Van Cac (潘文阁), “*Nghiên cứu nho giáo Việt Nam trong bối cảnh khu vực và thời đ̄ai*” (在区域及时代背景下的越南儒教研究), *Tạp chí triết học* (《哲学研究》), No. 3, 2005.

10. Phan Ngoc (潘玉), *Bản sắc văn hóa Việt Nam* (《越南文化本色》), NXB Văn học (河内: 文学出版社), 2001.

11. Bui Thiet (裴铁), *Việt Nam thời cổ xưa* (《古代的越南》), Hà Nội: NXB Thanh Niên (河内: 青年出版社), 1999.

12. 平源禄: *Nguồn gốc Ma Lai c ụ a ng ụ òi Việt Nam* (《越南人的马来人种来源》), Los Alamos, CA: Xuân Thu (洛杉矶: 春秋出版社), 1971.

13. Nguyen Duc Su (阮德事), *Mây v ấn đ̄e Nho giáo' Việt Nam thê kỳ XVIII* (十八世纪越南儒教的几个问题), http://www.vientriethoc.com.vn/?vientriet=articles_deltails&id=403&cat=48&pcat=.

14. Nguyen Van Uu (阮文优), *Thụ' đ̄oc l ời truyền thuyết Hùng Vu'ơng* (《再谈雄王小传说》), <http://www.dunglac.org>.

15. Nguyen Ngoc Tho (阮玉诗), “*Từ' têt lông tồng dân tộc Choang Trung Quốc c bản về têt mông 3 tháng ba' Việt Nam*” (从中国壮族三月三节日前谈越南古代三月三节日), 《第三届越南学国际研讨会》(Hội thảo quốc tế Việt Nam học lần thứ 3), 河内: 越南社会科学院, 2008.

16. Vu Khieu (武跳), *Nho giáo và phát triển ở Việt Nam* (《儒教与越南的发展》), Nxb Khoa học Xã hội (河内: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17. Ta Ngoc Lien (谢玉莲), *Nho giáo Việt Nam ở thế kỷ XV đ đầu thế kỷ XVI* (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的越南儒教), [http://blog.zing.vn/jb/dt/luuchuong_g11957/15319961? from = category](http://blog.zing.vn/jb/dt/luuchuong_g11957/15319961?from=category).

b. 英文参考文献

1. Brand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 Chêng Tê - K'un (郑德坤), "Prehistoric China", *Archaeology in China*, Vol. 1, 1959.

3. Eberhard Wolfram, *The local cultures of South and East China*, 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Alide Eberhard, Leiden: Brill Archive, 1969.

4. Gehan Wijeyewardene, *Ethnic groups across national boundaries in Southeast Asia*,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0.

5. Ha Thuc Minh, "Vietnamese Confucianism as a philosophy of life", *Confucianism in Vietnam*,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 Ho Chi Minh City, Ho Chi Minh City: VNU - HCMC Publishing House, 2002.

6. Neil L. Jamieson, *Understanding Vietna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7. Ngo Van Le, "Confucianism: an exogenous cultural element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richness and diversity of a unified Vietnamese culture", *Confucianism in Vietnam*,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 Ho Chi Minh City, Ho Chi Minh City: VNU - HCMC Publishing House, 2002.

8. Nguyen Tai Thu: "Some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the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Vietnam", *Confucianism in Vietnam*,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 Ho Chi Minh City, Ho Chi Minh City: VNU - HCMC Publishing House, 2002.

9. Phan Dai Doan: "Som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Confucianism in Vietnam", *Confucianism in Vietnam*,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 Ho Chi Minh City, Ho Chi Minh City: VNU - HCMC Publishing House, 2002.

10. Tran Van Doan (陈文团):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of Vietnamese 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in Vietnam*,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 Ho Chi Minh City,

Ho Chi Minh City: VNU – HCMC Publishing House, 2002.

11. Tran Van Giau : “A treatise on Vietnamese 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in Vietnam*,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 Ho Chi Minh City, Ho Chi Minh City: VNU – HCMC Publishing House, 2002.

12. Trinh Doan Chinh : “Confucia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 training, its significance in contemporary Vietnamese education”, *Confucianism in Vietnam*,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 Ho Chi Minh City, Ho Chi Minh City: VNU – HCMC Publishing House, 2002.

13. Zenryo Tsukamoto, “Korea, Japan, Vietnam and Tibet”, in Arnold Toynbee ed. *Half of the world*,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3.

c. 中文参考文献

1. 王文光、李晓斌:《越民族发展演变史——从越僚至壮侗语族各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

2. 申旭、刘稚:《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3. 何平:《泰语民族的迁徙与傣老泰掸诸民族的形式》,《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

4. 李辉:《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5. 范宏贵:《华南与东年亚相关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

6. 倪大白:《侗台语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

7. 曾昭璇:《岭南先秦诸小国考1,2,3》,《岭南文史》1994年第1—3期。

Confucianism and Vietnam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Nguyen Ngoc Tho^①

Abstract: Vietnam is regarded as one country of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and its culture includes local culture and foreign culture. The main sources of foreign culture are China, India, France, Russia, U. S. and so on. Vietnam is most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In Chinese culture, the most important is Confucianism. Confucianism deeply impacts Vietnam’s political and social affairs. Along with the

① Lecturer of culture studies,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NU – HCMC.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in Vietnam, Confucianism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local culture. Overall, China's Confucianism and Vietnam's indigenous cultu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character of culture. While, the two cultures later accepted each other and integrate to create Vietnamese culture.

Keywords: Confucianism; cultural character; local culture; foreign culture; integration; negative; refraction